

## 被母亲圈走的腊月

□ 乔金敏

腊月是农历枝头最意味深长的一朵梅花,如期绽放在母亲紧张而忙碌的手上。

从腊月初一开始,母亲就叫我把整个腊月的天数,用阿拉伯数字写出来贴在墙上,每过一天她就用铅笔圈一天。虽然母亲斗大字不识一个,但她对数字并不陌生。

当她圈到腊月初七,就知道腊八节要来了,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于是更加忙碌起来。腊八那天她起得很早,把事先准备好的红枣、花生、红豆、芝麻等,平时舍不得吃的红糖,这时也派上用场。

当我捧着母亲煮的香喷喷的腊八粥时,只感到过年真好!

过了腊八,母亲开始风鸡。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这道菜,它比咸鸭咸鹅要清淡、鲜嫩些。母亲把鸡杀了,将鸡的内脏全部掏出,再将鸡倒挂起来待水沥尽后,便用佐料加烟酱把鸡全部抹遍,挂在家通风的地方慢慢风干。待过年时在饭锅上蒸着吃,那味儿,现在想想都垂涎三尺。

到了腊月十几。母亲一边整理屋内外的杂物,一边开始筹划给家人添置新衣什么的。也许是当时家里不富裕吧,想必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奖励我,母亲从不拿物质上的东西来刺激我的学习成绩。但到过年时,母亲是不会忘记给我买点新衣物的,哪怕是一双新袜子。而她自己好几年了,总是穿那件蓝花小棉袄,剪着齐耳的短发,把那高高的身材显得越发精干、挺拔。

母亲把腊月圈到二十时,她就要把一天分成两天过了。得着手做豆腐。做年糕不在腊月的范畴,乡下大多是提前一两个月就做好的。只是这豆腐不能做得太早。

## 穿过腊月的走廊

□ 曾海波

“腊者,接也,新故交接……”大疫之年搞怕了,备腊货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,家家屋檐下,都挂上了标本一样的咸鱼咸肉熏鸡熏鸭。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乡村的腊月,带着诗情画意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被各种各样丰富的声音撑得满满的。包饺子、包菜卷、卤三鲜、炖排骨……不管多少,总要忙一番,把年味忙出来。家家户户炸丸子、蒸馒头、包饺子,香气混合炊烟,飘向半空。饺子馅就是用自家种的大红萝卜,加上五花肉,掺上葱、姜、花椒、味精在案板上,咚咚咚,一气剁上小半天,手里的面皮,如同时光的年轮,包上馅,满是温馨的味道,一咬,嘴角直流油。

腌肉是女人的细致活。把肉洗干净,切块,里里外外涂上细盐,用绳子穿起来,挂在屋檐下。天气晴朗,挂着的腌肉,在廊下就像倒挂的勋章,闪亮登台。冬天的风很冷,水也刺骨,女人双手通红,在那里忙来忙去,却满心欢喜。

“洗唰唰、洗唰唰……”乡村的自来水笼头旁,笑声不绝于耳,惊得鸡鸭“扑棱棱”展翅欲飞。鲜红的冬装,生动成墙角的一树梅花。

是呀,穿过腊月的走廊,尽头就是春天了!



## 腊八算

□ 马庆民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就像儿歌唱的那样,老家的年味儿,是从腊八开始日渐浓起来的。

腊八当天,每家每户除了要煮一锅腊八粥,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——泡上一罐腊八蒜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为泡出地道的腊八蒜,往往是一进腊月,就到集市上精心挑选那种当年生产、瓣大,且没有生芽的紫皮大蒜,一瓣一瓣编得像麻花辫子一样。

腊八大一大早,煮上腊八粥,母亲就忙着将一头部大蒜剪下来,然后动员全家围坐在一起,将大蒜瓣成小瓣,去皮,边瓣边让我们猜谜语:“二小二小,头上长草。”我那时还不识字,自然猜不出。哥哥姐姐就不一样了,他们一手拿着蒜,一手在桌子上比划着,猜得热火朝天,我干着急插不上嘴,在母亲最后亮出谜底“蒜”时,猜对的哥哥姐姐都欢呼雀跃起来……我悻悻地拿起一头白白胖胖的大蒜,慢慢地瓣开,歪着小脑袋仔细地观察着,只见里面有一根柱子,一小瓣一小瓣的蒜紧紧围绕着这根柱子坐着,仿佛我们兄妹几人……正琢磨着,母亲又出了一个谜:“弟兄七八个,围着柱子坐,只要一分开,衣服就扯破。”我腾地一下站起来,毫不犹豫地大声抢答:“还是大蒜。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一家人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,不知不觉就剥好了一脸盆大蒜。母亲用清水把大蒜认真洗净,放在盘中晾干后,再装进事先盛有米醋的大玻璃瓶中密封起来,最后放到一个温度较低但不结冰的地方。

接下来,忙年的母亲每天总有些不完的事。而我,每天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瓶子里腊八蒜的变化,

掰着指头盼望着春节的到来。随着气温一天比一天低,雪下了一场又一场,瓶子里的腊八蒜也一天比一天绿。二十天左右,瓶子中的大蒜已换了新颜,由起初的青黄混搭,变成了通体碧绿,先前呆头呆脑的大蒜,此时俨然变成了一位舞娘,在醋中尽情舒展着优美的舞姿。

当除夕来临,一盘盘热乎乎的饺子端上饭桌,翡翠碧玉腊八蒜就粉墨登场了。母亲会充满仪式感地亲手把腌制好的腊八蒜打开,瞬间香味四溢,蒜味与醋味相互融合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沁人心脾。和着那浓浓的年味和香香的水饺,香中带酸,酸中微辣,辣中透甜,总让我们食欲大增,又感觉到温馨幸福。

老家有一句顺口溜:“腊八粥,腊八蒜,放账的送信儿,欠债的还钱。”到了年关,商家开始算大账,各家各户也开始算自己家的小账,还欠别人多少钱,别人还欠自己多少钱都有数。但人们碍于情面多不好意思直接跟人要债,这时拿着事先腌制好的腊八蒜送给对方,什么话也不用说,就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腊八蒜这时又成了“腊八算”。

我们不是生意之家,“腊八算”也有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想想那时,日子虽贫寒,却也不曾缺衣少吃,自然是离不开母亲的“精打细算”。记得母亲常说:“腊八蒜,腊八蒜,吃了一辈子不受难。”在母亲心中,吃腊八蒜,不仅仅是因为它美味可口,更象征着幸福,象征着好日子的到来。

如今虽然远离故土,但每逢腊八,我还是会像乡下的母亲那样,精心腌制一瓶腊八蒜,待到除夕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一边回味着幸福的味道,一边“算计”着今后的生活!

## 腊八香飘古诗词

□ 魏益君

“怀君八日语,五见十年中。险阻贫兼病,西南北又东。两乡侈各健,一粥喜遥同。木末临清晓,应披看雪红。”这是明代葛一龙的《腊八日怀圣仆》,说的是在腊八这一天,他怀念友人,十年中只见了五次面,因为贫病交加,而且四处奔走,都不在一处。虽然两人天各一方,但庆幸的是身体都还健康,正逢腊八节,两人相隔遥远,但都在同喝腊八粥。值此佳节,虽不能与友人相会,但能同时喝碗腊八粥,赏赏梅雪,也是幸事了。

腊八在古代文人的笔下,也总飘着诱人的粥香。

“腊月风和意已春,时因散策过吾邻。草烟漠漠柴门里,牛迹重重野水滨。多病所须惟药物,差科未动是闲人。今朝佛粥交相馈,更觉江村节物新。”宋代陆游的《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》,虽是隆冬腊月,但已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。腊日里人们互赠、食用着腊八粥,更感觉到清新的气息。

“一阳初夏大吕,谷粟为粥和豆煮。应时献佛矢心虔,默祝金光济众普。盈几馨香细细浮,堆盘果蔬纷纷聚。共尝佳品达沙门,沙门色相传莲炬。童稚饱腹庆州平,还向街头击腊鼓。”清代,朝廷于腊八这天,有赐粥的风俗。从清道光皇帝这首《腊八粥》中可以看出,施散腊八粥和皇家食

用腊八粥必然是万头攒动,人涌如潮。

“腊八家家煮粥多,大臣特派到雍和。圣慈亦是当今佛,进奉熬成第二锅。”清代夏仁虎的《腊八》,煮一碗粥,心静如水,在节日里,祈求美好的到来。据文献记载,清代雍和宫有四口煮粥的大锅,锅最大的直径为二米,深一米五,可容米数担。熬粥时,第一锅粥是奉佛的,第二锅粥是赐给太后和帝后家眷的,第三锅粥是赐给诸王和少主府的,第四锅粥是赐给喇嘛的。

而南宋赵万年的《腊八危家粥有感》,既充满了悲凉,又充满了乐观的味道:“襄阳城外涨胡尘,矢石丛中未死身。不为主人供粥饷,争知腊八是今辰。”这首诗就是作于金人围攻襄阳之时,这一年的腊八,襄阳城外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,而诗人幸得生还。如果不是他人端来了腊八粥,他还知道今天是腊八节。寥寥数语,激烈的战斗从容而述,诗人的乐观与从容可见一斑。

宋词里的腊八更是别有味道,苏轼的《南歌子》:“卫霍元勋后,韦平外族贤。吹笙只合在缑山。闲驾彩鸾归去、趁新年。烘暖烧香阁,轻寒浴佛天。他时一醉画堂前。莫忘故人憔悴、老江边。”腊八日,宋时京城于此日作浴佛会,送七宝五味粥,称之为腊八粥。这个腊八节,苏东坡借过节的由头,到朋友张怀民处喝粥小饮,可谓快意。

